

方言比较、区域方言史与方言分区*

——以晋语分音词和福州切脚词为例

李 蓝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北京 100732)

提要 晋语分布在华北和西北的内陆地区,闽语分布在东南沿海。在方言特征上,这两种方言的差别也非常大。晋语分音词和福州切脚词都导源于先秦时期的反语。通过比较这种特殊而古老的语言现象后我们发现,晋、闽这两种看去截然不同的方言在方言类型方面却颇有类同之处。最后,根据知组读同端组、分音词和切脚词、古全浊声母的演变类型和入声韵等四条分区条件,晋语还是仍应划成一个全国一级方言区。

关键词 方言比较 区域方言史 方言分区 晋语分音词 圪类词 福州切脚词

零 引言

反语最先出现在先秦文献中。反语的基本构造规则是把一个字的声母和韵母分开,然后在本字音的声母后面加上一个别的韵母,在本字音的韵母前面加上一个别的声母,从而产生一个新的双音节组合。比如《尔雅·释器》“笔”又名“不律”,“不”字与“笔”字声母相同,“律”字与“笔”字韵母相同。“不律”与“笔”就构成反语与本字的关系。中古韵书里用来给汉字标示读音的反切,现代汉语方言中的分音词、切脚词,以及各种反切秘密语,都与先秦反语一脉相承。就一个字音而言,其音韵构造规则基本是相同的,因而可以用相同的分析方法来分析它们。本文采用的是赵元任(1930)分析反切秘密语和侯精一(1989)分析晋语分音词的方法。

反语的构造规则在反切、分音词和切脚词、反切秘密语中的表现形式略有不同。

比如,《广韵》的第一个字是“东”。“东”字的反切语是“德红”切。反切上字“德”与“东”(被切字)的声母相同,反切下字“红”与“东”(被切字)的韵母相同。用赵元任先生分析反切秘密语的话来说,“德”是“东”的声母字,“红”是“东”的韵母字。“德”字自身的韵母因与被切字“东”字无关,因而叫“附加韵”;相应的,“红”字自身的声母则叫“附加声”。但这种分析是从被切字与反切上下字的关系来看的。如果从制作反切的角度来看,其过程应为:先把“东”字的声母和韵母分开,然后在已有汉字中找一个与其声母相同的字来做反切上字,再找一个与其韵母相同的字来做反切下字。这个过程和现代汉语方言中分音词和切脚词的制作方式完全相同。但有一点区别:现代汉语方言中的分音词、切脚词往往不需要把每一个分音后的双音节组合都用汉字写出来(反切秘密语一般都是口口相传,不考虑书写问题),反切则必须遵循因音觅字的步骤,

* 2000 年,笔者在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访学一年,本文据在港期间的研究项目“比较汉语方言学”和系列论文“反切语与汉语史研究”中的有关部分修改而成。在香港期间,香港科技大学和丁邦新先生提供了良好的科研、学习和生活条件,在此谨志谢忱。

李蓝,贵州省大方县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论著有《湖南方言分区述评及再分区》、《贵阳语音档》、《贵州大方话中的“到”和“起”》等。

声母字(切上字)和韵母字(切下字)都必须用汉字来表示。

现代太原话“拨”的单字音读[paʔ], 分音词是“薄拉”。从“拨”分音成“薄拉”的方法是:先把“拨”的声母和韵母分开,然后在[p]的后面加上一个特定的韵母[əʔ],在韵母[aʔ]的前面加上一个特定的声母[l],最后得到“薄拉”[pəʔ laʔ]这样一个读音。按前面的分析方法,“薄”是“声母字”,“薄”的韵母[əʔ]是“附加韵”;“拉”是“韵母字”,“拉”的声母[l]就是“附加声”。附加声和附加韵合起来就成为附加音。现代方言里,附加音往往是一个固定的音节。晋语分音词的附加音是[ləʔ](本字音是开口呼和齐齿呼)或[luaʔ](本字音是合口呼和撮口呼),晋语区各地的分音词基本都是用[ləʔ]或[luaʔ]拆开来和本字音的声韵母分别匹配后形成的。

有无附加音,是现代反切语和古代反语、古代反切的一个重要区别。

反切秘密语的分音方式比较复杂多样,但万变不离其宗,基本规则也是把单字音按声韵分拆后再与附加音进行组合。反切秘密语的情况笔者另有专文探讨,此处不赘。

壹 古代文献中的反语类型及其流变

1.0 除开古代韵书里的反切,古代汉语文献里还有一些反切语的记载,借助这些有确切年代可考的材料,我们可以归纳古代反语的类型并观察其源流与演变。

1.1 第一个对汉语文献中的反切语进行专题研究的学者是顾炎武。顾炎武《音学五书·音论卷下·反切之始》共举“自汉以上”的反切语计二十四条。下面选列十条。

茨:蒺藜《诗·墙有茨》传。

降:和同《左传》“六卿三族降”注。

壶:匏芦《诗·八月断壶》。

谷:句洩《春秋》“桓十二年,公及宋公燕人盟于谷

芎;鞠穷《左传》“有山鞠穷乎”。

丘。”《左传》作“句洩之丘”。

钲:丁宁《左传》“著于丁宁”。

禘:大祭《尔雅》“禘,大祭也。”

陴:僻倪《左传》“守陴者皆哭”注。

笔:不律《尔雅》“不律谓之笔”。

那:奈何《左传》“弃甲则那”注。

这些反切语有三个特点:

一、都是声母字在前韵母字在后的顺说型;

二、附加韵不固定是某一个韵母,而是与本字音的韵母基本和谐;

三、少数反切语的字义可以用“声母字字义+韵母字字义”的方式来训释,有一定的音义相关性,比如“钲”和“禘”。

最后还要注意一点:虽然早期反语大多是附加韵和本字韵谐和的闽语切脚词类型,但从“笔”为“不律”条也可以看出,固定用[l]声母作为附加声和以一个入声韵构成附加韵这种晋语分音词的类型早在先秦时就已出现了。

1.2 刘盼遂(1935)共辑录了六朝至唐代文献中的反语计三十三条。这些反语材料中,以下两条值得特别注意。

一、《三国志》卷六十四《吴书十九》“诸葛滕二孙濮阳传”:

先是,童谣曰:“诸葛恪,芦苇单衣篋钩落,於何相求成子合。”“成子合”者,反语“石子冈”也。建业南有长陵,名曰石子冈,葬者依焉。“钩落”者,校饰革带,世谓之钩络带。恪果以苇席裹其身而篋束其腰,投之於此冈。

本文按:“常”作声母字,“阁”作韵母字,二者声韵相拼得“石”字;“阁”作声母字,“常”作韵母字,二者声韵相拼得“冈”字;中间的“子”字不变。这是隔一个字交换韵母的“三字反”,与广西藤县三倒甲(陈振寰、刘村汉 1986)、云南临沧佤族的三字反(王敬骝 1983)、贵阳布依族的三

字反语(曹广衢 1959)的构造规则完全相同。

二、(唐)张鷟《朝野僉载·卷四》下文据中华书局 1979 年版《隋唐嘉话·朝野僉载》:

唐郝象贤,侍郎处俊之孙,顿丘令南容之子也。弱冠,诸友生为之字曰“宠之”,每於父前称字。父给之曰:“汝朋友极贤,吾为汝设馔,可命之也。”翼日,象贤因邀致十数人,南容引生与之饮。谓曰:“谚云‘三公后,出死狗’。小儿诚愚,劳诸君制字。损南容之身尚可,岂可波及侍中也!”因涕泣。众惭而退。“宠之”者,反语为“痴种”也。

请对照《颜氏家训·音辞第十八》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台湾明文书局,1982 年中的这段话:

孙叔然创《尔雅音义》,是汉末人独知反语。至于魏世,此事大行。高贵乡公不解反语,以为怪异。

本文按:从上面所引文献中的用例可以看出,从魏晋至唐代,文献中“反语”一词既指韵书中所用的“反切”,又指与现代反切秘密语相同的“反切语”。相同的名称说明当时二者本来就是相同的。从这两段文字同时还可以看出,古代的反语一直是一种活的语言现象,在社会上广为流行。这是古代韵书可以用反切来提示汉字读音的语言基础和社会基础。另一方面,即使在反语盛行的时代,也还是有人不懂反语。当使用者不知道某反语本来应该有一个本字来源后,就会把反语当成一个普通的双音节词来使用,并按这个双音节词的字面意义来理解这个双音节词。这是古代反语在方言中被“重新分析”(reanalysis)的原因。这种情况对解释晋语分音词进一步变化成“圪”类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1.3 以下是笔者根据其他文献增补的用例。

⊖唐代还有诗人把反切语像一个正常的词语一样用在诗里。如卢仝《扬州送伯龄过江》(《全唐诗》卷 388:“不唧溜钝汉,何由通姓名。”

“唧溜”有两解,有人认为是“就”的分音词,有人认为本字是“秀”,详后引诸书有关的解释。在卢诗中,“唧溜”与“钝”相对成文,“不唧溜”义约谓“不聪明”。在元曲中,“唧溜”字形可作“即溜”,可用来表示“健壮灵活”:尚仲贤《汉高皇濯足气英布》第一折(白):“你去军中精选二十个即溜军士。”也可作“唧溜”,如《西厢记诸宫调》卷二:“怪得新来可唧溜,折倒得个脸儿消瘦。”这里的“唧溜”应作“秀”讲。

⊖宋人笔记中关于反切语的记载较多,下酌引数例。

①“间阎鄙语,音切为呼”王观国《学林》卷八,浙江书局,1988 年条:

下至间阎鄙语,亦有以音切为呼者。突鸷为团,屈陆为曲,鹤仑为浑,鹤卢为壶,咳洛为壳,……凡此类非有师学授习之也,其天成自然,莫知所以然者。沈约所谓入神,殆此类耶?

②“俗语切脚字”与“二合字”(宋)俞文豹《吹剑录全编·唾玉集》,张宗祥校订,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 年条:

俗语切脚字:勃龙蓬字,勃兰盘字,哭落铎字,窟陀窠字,黠赖坏字,骨露徊字,屈挛圈字,鹤卢浦字,哭郎堂字,突挛团字,吃落角字,只零清字,不可巨字。即释典所谓“二合字”。

本文按:“哭郎堂字”的“哭”与“堂”字不同声母。用《四库全书》865 所载《吹剑录》对校,可知应为“突”字。下引《唾玉集》则为“突朗唐字”。

③《唾玉集》說乳三種卷二十三,明陶宗儀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年的记载与此大同小异:

俗语切脚字:勃笼蓬字,勃蓝盘字,突落铎字,窟陀窠字,黯赖坏字,骨露徊字,屈鸾圈字,鹤薄卢字,突郎唐字,突挛团字,吃落角字,只零精字,不丁臣字。即释典所用合字。

④“切脚语”(宋)洪迈《容斋三笔》卷十六条:

世人语音有以切脚而称者,亦间见之于书史中。如以蓬为勃笼,盘为勃阑,铎为突落,巨为

不可，团为突栾，钲为丁宁，顶为滴宁，角为矻落，薄为勃卢，精为即零，螳为突郎，诸为之乎，旁为步廊，茨为蒺藜，圈为屈挛，辋为骨露，窠为窟驼是也。

本文按：从这一段记载可知，现代汉语中的常用词“角落”、“螳螂”本来也是反切语，不过是前面的声母字读同本字，而原来的韵母字变成后附音节了。

⑤“二合音”（宋）孙奕《示儿编》卷二十二“字说”“集字二”（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条：

学林云，沈约传曰，约撰四声谱，以为在昔词人，累千载而不悟，而独得于胸襟，穷其妙旨，自谓入神。……至于闾里鄙俗，亦有音切为呼者：突鸾为团，屈陆为曲，鹤仑为浑，鹤卢为壶，忒嗽为大，咳洛为壳。初非有师学教授之也。天成自然，莫知所以。约所谓入神，殆此类耶。……《缙素杂记》云，古语有二声合为一字者，如不可为叵，何不为盍，如是为尔，酷充为孔。从西域二合之音，盖切字之源也。学者不晓龙钟潦倒之义，正如二合之音是也。龙钟切为癘字，潦倒切为老字，谓不之老羸癘疾者，即以龙钟、潦倒目之，其义取此。

本文按：这里的《缙素杂记》不知何书。笔者核对了《四库全书》850-385 所载（宋）黄朝英著《靖康缙素杂记》全文及《说乳》三种中摘录的《靖康缙素杂记》，没有查到这段话。

⑥“反切语”宋祁《宋景文筆記》（四库全书）862。另见《说乳》三種卷十六，明陶宗儀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年条：

孙炎作反切语，本出于俚俗常言，尚数百种。故谓“就”为“鲫溜”，凡人不慧者即曰“不鲫溜”。谓“团”曰“突栾”，谓“精”曰“鲫令”，谓“孔”曰“窟笼”，不可胜举。而唐卢仝诗云“不鲫溜钝汉”。国朝林逋诗云“团空绕百千回”。是不晓俚人反语。逋虽变“突”为“团”，亦其谬也。

⑦“不阑带”与“不乃羹”（溪蛮丛笑）（宋）朱辅，谈乳三种卷五，明陶宗儀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年：

不阑带。蛮女以织带束发，状如经带。“不阑”者，“斑”也，盖反切语。俚俗谓团为突鸾，孔为窟笼即此意。名“不阑带”。^①

牛羊肠脏，水中略摆洗，臭不可近。羹以向客，客食之既则大喜。《岭表录异》曰，交趾重“不乃羹”，先鼻引其汁。“不乃”者，反切“摆”也，名“不乃羹”。^②

本文按：这两条亦见于《四库全书·古今说海》卷九。《四库全书》文义较《说乳》佳。上引各条中有三点值得注意：

第一，反切语的构造已变成附加韵为入声韵的晋语分音词类型。

第二，从林逋诗变“突”为“团”可以看出，由于他不知道这是反切语，就把声母字的韵母改同本字，结果声母字与本字同音（宋祁因此批评他“亦其谬也”），韵母字就变成一个后附音。这是第一个见于记载的后附型反切语。

第三，从《溪蛮丛笑》记载的情况来看，源于汉语的一些反切语已进入少数民族语言中。

③（元）睢景臣《般涉调·哨遍·耍孩儿》（全元曲）第六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年：

瞎王留引定火乔男女，胡踢蹬吹笛弄鼓。见一彪人马到庄门，匹头里几面旗舒。一面旗白胡阑套住个迎霜兔，一面旗红曲连打着个毕月乌。一面旗鸡学舞，一面旗狗生双翅，一面旗蛇缠葫芦。

① 原文如此。对照《四库全书》本，此处正文似应为：蛮女以织带束发，状如经带，名“不阑带”。“不阑”者，“斑”也，盖反切语。俚俗谓“团”为“突鸾”，“孔”为“窟笼”即此意。

② 原文如此。对照《四库全书》本，此处正文似应为：牛羊肠脏，水中略摆洗，臭不可近，名“不乃羹”。羹以向客，客食之既则大喜。《岭表录异》曰，交趾重“不乃羹”，先鼻引其汁。“不乃”者，反切“摆”也。

本文按：这个散曲里的“胡阑”是“环”的分音词，“曲连”是“圈”的分音词。可以看出，这是典型的晋语分音词类型。

(元)刘君锡《来生债》第三折：

将那大海船底下凿碗来大数十个窟窿。

本文按：“窟窿”是“孔”的分音词。

《询菑录》(说乳续)明陶宗儀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四十六卷“窟莖”条：

俗称孔为窟莖，盖翻切也。窟莖，窟轻，牵，孔，市语有黑鬼切、翻漏、八分等语，欲讳而不明也。传久遂不知所谓。

《俗呼小录》(说乳三种)明陶宗儀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精谓之鲫令，困谓之突菜，孔谓之窟笼，圈谓之屈挛，蓬谓之勃笊。

㉔(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五“委巷从谈”：

杭人有以二字反切一字以成声者，如以秀为鲫溜，以团为突菜，以精为鲜领，以俏为鲜跳，以孔为窟笼，以盘为勃兰，以铎为突落，以窠为窟陀，以圈为窟菜，以蒲为鹈卢。

㉕此外，《梨园市语》钱南扬(汉上宦文存)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清)张德瀛《词徵》卷三唐圭璋《词话丛编》第二十三册4120页、《古今图书集成·理学汇编·字学典》第一百四十六卷“方言部”等书对这种切脚语的记载大同小异，不一一征引。

从反切语的构造看，明清时期的反切语与宋元一脉相承，没什么发展变化，但在大都市中，反切语逐渐与行业语、黑话、隐语等汇成形形色色的“市语”，成为市语中的一种类型。

1.4 根据汉语文献中有关反切语的记载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一、最早的反切语出现在秦汉前的文献中，比东汉末才出现、用两个汉字来提示另一个汉字读音的反切要早得多。从这一点看，用后出现的反切来命名这种语言现象称为“反切语”并不十分合适。

二、从反切语出现的顺序看，最先出现的是声韵相谐的反切语，附加韵为入声韵的反语虽然数量众多，但应属第二个阶段的变化。

三、先出现声母字在前、韵母字在后的顺说型反切语，后出现互反型反切语。从这一点可以推知，厦门倒反型的反切语肯定经历过顺说型→互反型→倒反型这样的发展阶段后才形成的，属于较晚阶段的反切语。

四、分音式的完全反切语先出现，声母字或韵母字与本字同音的附加型反切语后出现。从这一点可以推知，福州切脚词中两种“说漏”的切脚词都是后来出现的，不会是切脚词形成阶段的产物。

五、早在宋代就有汉语的反切语进入少数民族语言。

拿这些文献资料来对照现代方言，福州话切脚词的构造规则比较接近先秦反切语。晋语分音词声母字的附加韵已固定为一个入声韵，应该是第二阶段的变化。但唐宋以来的文献中出现的反切语的附加韵母都是入声字，是典型的晋语分音词类型，福州切脚词类型的反切语在文献上基本没有什么表现。这种情况可能与这两种方言在汉语发展过程中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密切关系。

从先秦一直到元明，晋语和中原官话一样，一直位于汉语和汉文化发展的核心区域，同时，晋语的地理位置又相对封闭，因此，一方面，晋语基本上能与核心区域的汉语保持同步，同时又能保留一些早期汉语的形态。闽语由于从汉语分离出来的时间比较早，又僻处东南海滨，这种

语言环境虽然利于保留古老的东西,但因远离汉语言文化的核心区域,就不能再对核心区域的汉语发生影响,因此在主要反映北方汉语语言特征的传世文献中就无法看到这种类型的反切语了。

贰 晋语分音词的构造规则和分布范围

2.1 晋语分音词也有人称为“嵌 L 词”(赵秉璇 1979, 张崇 1993),“反语骈词”(赵秉璇 1984),有人认为是“儿化词”(徐通锵 1981),有人认为是“一种特殊的叠音词”(王洪君 1994, 包智明 1997)或“前冠衔接式韵律词”(王洪君 1999),也有人称为“析音词”(邢向东、张永胜 1997)。本文暂不评论这些说法的是非。本文第一节已证明,分音词确实是由一个单音节“字”按声韵分拆的规则分读为两个音节而成,因此本文仍采用“分音词”这个名称。

晋语“分音词”的构造规则如下:

$$\frac{\text{本字音}}{\frac{C}{\text{本字声}} + \frac{V_T}{\text{本字韵}}} \rightarrow \frac{\text{附加音}}{\frac{l}{\text{附加声}} + \frac{əʔ_2/uəʔ_2}{\text{附加韵}}} \rightarrow \frac{\text{分音词}}{\frac{(C + əʔ_2/uəʔ_2)}{\text{声母字}} + \frac{(l + V_T)}{\text{韵母字}}}$$

上图用 C 表示声母, V 表示韵母, T 表示声调, 直接出现的音标表示附加音的实际读音。

2.2 据《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侯精一、温端政 1993),分音词是山西各地汉语方言中一个普遍、重要而突出的语言现象。《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74-75 页列举了山西各地常见的分音词计 44 个。下面是太原话的分音词词例:

蹦:薄愣 pəʔ ₂ ləŋ ¹	谈:德阑 tə, ɿlæ
笨:薄愣 pəʔ ₂ ləŋ ¹	拖:特罗 t'ə, ɿlə
摆:薄来 pəʔ ₂ 'lai	团:秃李 t'uəʔ ₂ ɿluæ
蓬:卜棱 p'əʔ ₂ ɿləŋ	秆:圪榄 kəʔ ₂ 'læ
吊:德料 tə, liəu ¹	滚:骨拢 kuəʔ ₂ 'luŋ

据《晋中话“嵌 l”词汇释》(赵秉璇 1979),太原等地现在仍经常使用的分音词有 88 个。

2.3 据《伊盟方言的“分音词”》(栗治国 1991)和《内蒙古西部方言语法研究》(邢向东、张永胜 1997),内蒙古自治区的晋语区方言现在仍使用的分音词有六十多个。下面所举例均为伊盟方言的分音词。伊盟分音词的构造规则和山西晋语略有不同。伊盟分音词与晋语分音词的主要差别是附加韵与本字音的关系更密切,除了[ləʔ₂] (本字音为开口呼)和[luaəʔ₂] (本字音为合口呼和撮口呼)外,当本字音是齐齿呼时要用[liaəʔ₂]。此外,伊盟分音词不严守附加音是[ləʔ₂]这条规则。有一些字的附加音不用[ləʔ₂]而用[təʔ₂]、[pəʔ₂]或[tʂəʔ₂]、[səʔ₂]、[tɕ'ieʔ₂]等。例如:

谷[kuaəʔ ₂]: 圪卜[kəʔ ₂ puəʔ ₂]	弓[ɿkuŋ]: 圪鯮[kəʔ ₂ ɿsuŋ]
鼓[ɿku]: 圪堵[kəʔ ₂ 'tu]	截[tɕieʔ ₂]: 圪切[kəʔ ₂ tɕ'ieʔ ₂]
孤[ɿku]: 圪都[kəʔ ₂ ɿtu]	荆[ɿtɕin]: 圪针[kəʔ ₂ ɿtʂən]
搅[ɿ'kaɔ]: 圪捣[kəʔ ₂ 'tao]	

少数字甚至不用入声韵作附加韵,而是使用与本字音更谐和的读音。例如:

休[ɿciəu]: 效游[ciəu' ɿiəu]	喂[ɿvəi]: 务依[ɿvu ɿi]
--------------------------	---------------------

由于伊盟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这里可能保留了早期晋语分音词的一些构造特点。

2.4 据《获嘉方言的表音字词头》(贺巍 1980),获嘉(河南晋语)方言里也有一些分音词。下面是作者所举的 17 个词例:

冈[kɔŋ]:	圪挡[kəʔ+ tɕŋ]	惊[təiŋ-]:	圪灵[kəʔ+ ·liŋ]
埂[kəŋŋ]:	圪陵[kəʔ+ ləŋŋ]	乾[kan-]:	圪冉[kəʔ+ ·zən]
壳[k'ər-]:	圪兒儿[k'əʔ+ lər-]	圈[təyan-]:	窟联[k'uəʔ+ lyan-]
眶[k'ou-]:	圪瞍[k'əʔ+ lou-]	拨[paʔ-]:	卜拉[pəʔ+ laʔ-]
腔[tə'iaŋ-]	圪郎[k'əʔ+ ·lɔ]	摆[pai-]:	卜来[pəʔ+ ·lai]
齁[xou-]:	黑喽[xəʔ+ ·lou]	腓[p'əŋ-]:	扑囊[p'əʔ+ ·naŋ]
髓[ku-]:	骨录[kuʔ+ lu-]	刨[p'au-]:	扑老[p'əʔ+ ·lau]
拱[kuŋŋ]:	骨甬[kuʔ+ ·yŋ]	蓬[p'əŋ-]:	扑楞[p'əʔ+ ləŋ-]
孔[k'uŋŋ]:	窟窿[k'uəʔ+ ·luŋ]		

从上举词例可以看出,获嘉分音词的附加音有两个:[ləʔ](本字音为开口呼和齐齿呼)和[lɔʔ](本字音为合口呼和撮口呼),附加声一般情况下是用[l],但“冈”、“乾”、“拱”、“腓”等字用了其他声母。总的说来,还是比较典型的晋语分音词类型。

2.4 据《陕北方言略说》(刘育林 1988),陕北晋语中也有一些分音词,如下例:

摆:不攤[pəʔ+ lai-]	滚:骨拢[kuəʔ+ luŋ-]
绊:不烂[pəʔ+ læ-]	圈:哭□[k'uəʔ+ lye-]
提:□柳[təʔ+ liou-]	孔:窟窿[k'uəʔ+ luŋ-]

陕北晋语的附加音也是[ləʔ](本字音为开口呼和齐齿呼)和[lɔʔ](本字音为合口呼和撮口呼),是典型的晋语分音词类型。对比其他地方的晋语分音词,上列例字中,“□柳”的方框可以用“得”字来表示,“哭□”和“窟窿”两词中的声母字都可以用同一个字如“窟”或“哭”来表示。分音而成的声母字本来无所谓本字,只要同音就行,所以,读音相同的声母字不必分用不同的字形。

叁 闽语切脚词的构造规则和分布范围

3.1 据《福州方言的“切脚词”》(梁玉璋 1982),“切脚词”的构词特点是:原单音词的音节一分为二,分解为声母和韵母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又各自扩充为一个独立的音节,第一个音节为切脚上字,与原单音词双声;第二个音节为切脚下字,与原单音词叠韵。上字与下字构成一个双音节组合,这就是“切脚词”。用本文的分析方法,福州切脚词基本的构造规则是两条:一、附加韵与本字音韵母的读音相近但不相同;二、附加声固定用[l]。比照分音词的分析方法,用“V₁”代表本字音韵母,用“V₂”代表附加韵,可用如下公式来表示福州切脚词的构造规则:

$$\frac{\text{本字音}}{C + V_1} \rightarrow \frac{\text{附加音}}{l + V_2} \rightarrow \frac{\text{分音词}}{(C + V_1) + l + V_2}$$

本字声 本字韵 附加声 附加韵 声母字 韵母字

3.2 和晋语分音词相比,福州切脚词的构造规则稍有不同,也略为复杂一些。

先看声调。从附加韵(即切脚下字)的声调看,切脚上字的调类由原单字音词的声调决定。有两种情况:一,原单音词为平声、上声、阳入调时,切脚上字读上声[ɿ]31调;二,原单音词为去声、阴入调时,切脚上字就读[ɿ]11调(新增调)。

再看附加韵。由于切脚词上字的声母与本字音的声母相同,韵母(附加韵)又要与本字音的韵母形成读音和谐的叠韵关系,这就使得切脚上字的韵母(附加韵)变得比较复杂。也有两种最常见的情况。一是在本字音韵母(V₁)的基础上减去韵尾。例如:

- (1) 减去入声韵尾: [paʔɿ] → [paɿ laʔɿ] 摇动, 旋动;
 (2) 减去鼻韵尾: [paŋɿ] → [paɿ laŋɿ] 蹒跚;
 (3) 减去元音韵尾: [paui] → [paɿ laui] 突出, 鼓出;
 (4) 减去复合韵尾: [p'ɔyŋɿ] → [p'ɔɿ laɔyŋɿ] 膨胀。

二, 如果是单元音作韵母, 则用变调的方式来使附加韵与本字音的韵母不同音。例如:

[pœɿ] → [paɿ lœɿ] 用力踢出;

[mɛɿ] → [mɛɿ lɛɿ] 蹲伏。

从上述规则中可以推知, 福州切脚词在两种情况下切脚上字或切脚下字一定会与本字同音。用赵元任分析反切秘密语的话来说就是“说漏”(赵元任 1930)了。

第一种情况是, 如果本字读上声且切脚上字是一个单元音韵母时, 切脚上字就会与本字同音。符合这个条件的读音在梁文列出的 214 个切脚词中共有 4 个, 这 4 个切脚上字全部与本字同音:

摆 [pɛɿ] → [pɛɿ lɛɿ]

□ [t'œɿ] → [t'œɿ lœɿ]: 铲起

打 [taɿ] → [taɿ laɿ]

□ [t'uɿ] → [t'uɿ luɿ]: 凸起

第二种情况是, 如果本字音的声母是 [l] 时, 切脚下字就会与本字同音。梁文中, 本字音是 [l] 声母的 22 个切脚下字, 全部和本字同音。下面举四例为证:

窿 [lœyŋɿ] → [lyɿ (lœɿ) lœyŋɿ]

□ [lauɿ] → [laɿ lauɿ] 皱聚

伶 [liŋɿ] → [liɿ liŋɿ]

□ [laʔɿ] → [laɿ laʔɿ] 套进

3.3 切脚词在闽语区的分布范围就目前所知还有厦门(周长楫、欧阳忆耘 1998)。厦门切脚词好像有两种, 一种和福州相同, 但《厦门方言研究》的作者未举例; 另一种的构造规则与福州有较大差别。最大的不同是厦门切脚词的切脚上下字的词序与福州完全相反, 是韵母字在前、声母字在后的倒反型切脚词, 如下公式所示:

$$\frac{\text{本字音}}{C + V_T^1} \rightarrow \frac{\text{附加音}}{l + V_T^2} \rightarrow \frac{\text{分音词}}{(l + V_T^2) + C + V_T^1}$$

本字声 本字韵 附加声 附加韵 声母字 韵母字

厦门切脚词的附加声和福州话相同, 也是用 [l], 但附加韵的用法与福州不一样。大致的规则是三条:

一、本字音的韵母是入声韵时, 附加韵也用 一个元音接近本字音韵母的入声韵母;

二、本字音的韵母是阴声韵或鼻韵尾时, 附加韵往往用 [in], 但有时也用 减去鼻韵尾、保留主元音的方法;

三、附加韵的声调一般是 [ɿ]5, 阳入调。下面是实例。

我 [guaɿ] → [luaɿ ginɿ]

拍 [p'aʔɿ] → [laʔɿ p'itɿ]

讲 [kœyɿ] → [lœyɿ kinɿ]

人 [laŋɿ] → [laŋɿ liŋɿ]

从第四例可以看出, 如果本字音是来母字时, 和福州话一样, 切脚字就会和本字同音。但在厦门话中是切脚上字(韵母字)与本字同音, 而在福州话中是切脚下字(韵母字)与本字同音。如上举第四例“人”字的切脚上字就与本字同音。所谓“倒反型”是就本字音的声、韵顺序来说的。但如果从附加音的声、韵顺序来看, 厦门的切脚词却是顺说型, 而福州话就变成倒反型了。

肆 分音词和切脚词的异同

4.0 根据本文第壹节的讨论我们知道,反切语出现于先秦,是汉语中比较古老、也比较重要的语言现象之一。先秦反语后来有三种主要的变化方式:一是成为古代韵书中用来提示汉字读音的切语(反切上字=声母字,反切下字=韵母字);二是成为遍布全国、种类繁多的反切秘密语;第三种就是本文所讨论的晋语分音词和闽语切脚词,这是古代反语在现代汉语方言中的存在方式。^①分音词出现在晋语区,切脚词出现在闽语区。晋语和闽语,位于汉语一南一北的两端,但却共同保留了先秦汉语中这种古老的语言现象,这只能解释为二者具有共同来源,不可能是后来分别发展或相互影响的产物。下面我们要说明的是,虽然都有反切语,但反切语在这两个方言里的地位、作用和类型特征还是一些差别的。

4.1 如上所述,福州切脚词韵母字仍保留着早期反切语与本字音韵母和谐的构造方式,尤其是其中有一批可以用作动词的拟声词,这种音义相关的切脚词很可能是反切语最早出现的形式之一。从厦门倒反型切脚词来看,闽语有两种顺序相反的切脚词,反切语的类型比晋语多。虽然河南获嘉、内蒙古伊盟等地也有少数附加声不用[l]的分音词,但相比较而言,晋语中的分音词的构造规则比较一致而单纯。

4.2 和闽语切脚词相比,晋语分音词最大的特点是完全覆盖区内各方言,是周遍性的网状分布,这一点和闽语零零星星的散落式分布不同。根据现有调查材料,所有的晋语方言点都有分音词,差别只在于附加韵的类型和分音词的数量多少。于此可见,分音词是晋语各方言共有的语言特点,因此,分音词应是晋语最重要、最典型的语言特征之一。相较之下,切脚词在闽语区仅见于福州、厦门等少数地方,远不如分音词在晋语区的分布面那样广,不能算是闽语的重要特点和典型特征。

4.3 如果不借助古籍和文献,单就福州切脚词来说,很难证明这种语言现象属于早期汉语的重要特点。晋语分音词则不同,晋语分音词在语音古今演变关系、重叠式等方面都显示这种语言现象是比较早期的形式。

先看下面的例子:

获嘉 惊[tɕiŋɿ]:圪灵[kəʔɿ·liŋ]
太原 搅[tɕiauɿ]:圪捞[kəʔɿ·lauɿ]
伊盟 角[tɕiauɿ]:圪捞[kəʔɿ·lauɿ]

从分音词的构造规则来说,声母字和本字音的声母必须相同,但上举三例中声母字的声母是舌根音,本字音的声母是舌面音,粗看之下好像不符合规律。实际的情况应该是,本字音一定已经历了见组字在今细音韵母前舌面化的音变过程,因此声母变成了舌面音;前面的声母字因韵母是洪音而保留了早期舌根音的读音,因此,声母字和本字音的声母就不一致了,实际上是本字音的读音发生了变化而声母字还保留了原来的读音。如果要研究见组在晋语区的早期读音的话,根据分音词的构造规则,可以直接引用前面的声母字来证明晋语区原来的见组声母都是读舌根音。

名词可以重叠成 ABB 式是晋语一个突出的语言特点,如“山丹丹”、“蓝花花”等。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地方的分音词也被重叠成了 ABB 式,重叠成 ABB 式名词后和其他叠音名词一

^① 其他汉语方言中也有反切语,如北京话也说“角落”和“窟窿”,其他还零星见于粤方言、客家话、中原官话和江淮官话等,但这些方言中的反切语都不如晋语和闽语福州话这样集中和典型。

样,也增加了指小的语法意义,并和未重叠的分音词形成语义差别。下面以太原话为例:

窟窿 k'uəʔ₁ luŋ₁: 孔

窟窿窿 k'uəʔ₁ luŋ₁ luŋ₁: 小孔

名词词根重叠后表“小”,这是汉语方言里常用的语法手段。太原话中的“窟窿”可以重叠成“窟窿窿”来表小,可见“窟窿”这个词一定产生于重叠式之前。于此可以证明分音词一定产生于名词重叠表小这种语法手段之前,应属于比较早期的语言现象。

以上情况说明,虽然晋语和闽语都有反切语,但稍作比较就可以发现,同样的现象在晋语和闽语里的作用和意义并不完全相同。

伍 “圪”类词、“圪”字头与晋、闽再比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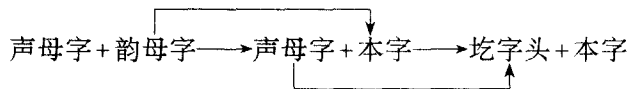
5.1 如果仅就分音词和切脚词来讨论晋语和闽语,还是只能得到一个在反切语问题上晋语和闽语有同有异这样一个比较浮泛的结论,还不能真正揭示这两个方言在反切语这个问题上的本质差别。真正体现晋闽差别的是从分音词蜕变而来的“圪”类词。

本文所说的“圪类词”大致相当于贺巍先生的“表音字词头”(贺巍 1980, 1989),在温端政先生的“入头词”(温端政 1996)所指范围中减去分音词和“日”头词后也和本文所说的“圪类词”相当。圪类词包括有的学者所说的词缀“圪”(侯精一 1989)、“圪头词”及“忽头词”(邢向东、张永胜 1997)、前缀“圪”(侯精一、温端政 1993, 乔全生 2000),等等。

根据现有材料来看,山西、内蒙古、河南等地的晋语都有词缀“圪”,而这些有词缀“圪”的方言中都有分音词,“圪”与分音词具有明显的共生性。实际上,圪类词就是由分音词演变而来,“圪类词词头”作为一个构词成分是分音词中的声母字在晋语各方言中经过重新分析(reanalysis)后形成的一个特殊词缀。

5.2 由于获嘉的圪类词词头保留得比较完整的,研究得也比较深入,下面本文讨论圪类词与分音词的关系就先从获嘉开始。获嘉的表音字词头共有[pəʔ p'əʔ kəʔ k'əʔ kuʔ k'uʔ xəʔ xuʔ]等八个,分别用“卜扑,圪珂黑,骨窟忽”八字来表示。

除去不分开合的唇音声母[pəʔ p'əʔ]外,“圪珂黑|骨窟忽”可以分成开合两组。这里特别要注意的是这些表音字词头与后字的语音搭配规则:[kuʔ k'uʔ xuʔ](骨窟忽)只和合口呼、撮口呼的字搭配使用,[kəʔ k'əʔ xəʔ](圪珂黑)只和开口呼、齐齿呼的字搭配使用。表面上看是后面的词根决定表音字韵母的开合,实际上是韵母字决定表音字词头的开合,只不过这里的韵母字已变成了本字,所以,从根本上说,是本字音的四呼决定了表音字词头的开合。从这里可以看出,晋语中的两音节圪类词实际上都是从分音词变来的,只不过是分音词中的韵母字已读同本字音而已。其音变过程应为:



圪类词来源于分音词还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得到证明。

第一,圪类词中的“圪”类词头在两音节圪类词中从来不用于后字。这是因为晋语分音词是声母字在前、韵母字在后的顺说型反切语,由于声母字永远位于前字的位置,从分音词演变来的圪类词就不可能出现“圪”类字出现在后一音节的情况。

第二,有的著作中所说的“圪”类词,对照另一地点的报告后,实际上是有本字可考的分音词。比如洛阳话中的“圪郎子”(贺巍 1996: 12),这个字原作者认为是一个表音字作词头的方言词,意思是“半大猪”。这实际上是一个分音词,本字是“腔”。对比河南获嘉、内蒙古伊克昭

盟两地的分音词:

获嘉:腔[tə'iaŋ⁺]; 珂郎[k'əʔ⁺·lɔ̃]:胸腔,胸部。

伊盟:腔[tə'iaŋ⁺]; 克郎[k'əʔ⁺·laŋ⁺]:(1)胸腔;(2)泛指空腔状物体;(3)特指半大猪。

贵州省的大方等地把“半大猪”称为“架子猪”,命名原则和获嘉、伊克昭盟把“半大猪”看成一个“腔状物体”差不多,都指这种猪还是一个有待填充的“框架”(即还不肥)。

第三,福州切脚词中切脚下字读[1]时就与本字音同音,这样一来,声母字就变成了一个附加在本字前面的“词头”,演变过程与晋语分音词变成圪类词完全相同,演变结果也与晋语分音词殊途同归。至于宋代诗人林逋把“团”说成“团栾”,现代汉语中把“角”说成“角落”、把“塘”说成“螳螂”等,都是类似现象。差别仅在于这些词是声母字变成了本字,韵母字则成了后附音节。

获嘉方言中,两音节的圪类词有230个(贺巍1989a),全部表音字则有362个(贺巍1989b),词类范围包括名词、动词、量词、形容词、象声词等,都是极常用的口语词。山西晋语圪类词的数量也非常多,忻州仅圪头词就有570多个(温端政1996)。获嘉的表音字词头还保留着与本字音韵母的对应关系,山西晋语的圪类词在大多数方言中都缩减成“圪”字头或“忽”字头,不再受本字音的局限。下面是《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中举的忻州话“圪”字头词例:

(1)“圪A”式名词:圪针枣树、酸枣树的刺、圪蚤跳蚤、圪台台阶、圪梁山梁、圪蛋圆形的东西、圪堆堆子。

(2)“圪A”式动词:圪蹲蹲、圪捣挑逗、摆弄、圪吵小声谈论、圪蹶用一条腿向后踢、圪捞用棍状物在洞里或夹缝里搅动、圪缩蜷曲。

(3)“圪A”式形容词:圪腻形容油腻、圪森形容可怕、圪出形容不平展、皱纹多、圪星形容东西少、圪料形容物体弯曲、形容人别扭。

(4)“圪A”式量词:圪节节、圪独头:一~蒜;一小堆的量:一~饭、圪抓手抓的量:一~瓜子、一~花生。

应该注意的是,上举词例中,来自古合口的“堆、蹲、蹶、缩、出、独、抓”等字已全部用“圪”字头,这一点与获嘉方言明显不同。此外,“圪”字头也不再按本字(后面的词根)的声母情况分送气与不送气。还有一种情况是,有的词在其他晋语方言中是分音词,不是“圪”字头,例如“圪捞”,这个音和内蒙古伊盟的“圪老”相当,应是“搅”字的分音词;“圪料”应是“跷”的分音词。

拿获嘉方言的圪类词来和山西晋语的“圪”字头对比可以发现,从获嘉方言由八个音节组成的“圪”类词进一步简化成山西晋语由一个“圪”字来代表的“圪”字头,由于简化后的“圪”字头不再受后面的本字音(韵母字)的约束,经过长期使用和重新分析后,从分音词中的声母字演变来的“圪”字头最后终于演变成一个有构词和构形意义的前加词缀。下面略举数例来说明“圪”字头作为一个前加词缀在构形和构词方面的作用。

在一些晋语方言点,“圪”有明确的语法意义,同一个词,加不加“圪”语法意义不同。先看河南获嘉的例:

(1)“圪A”式动词表动作的重复或持续:

圪扒:来回拨动; 圪刨:反复刨;
圪爬:爬来爬去; 圪吵:不停地吵。

(2)使动作呈现某种状态:

圪泊:下雨或浇水,使地表结巴;
圪蹬:单脚来回跳。

在山西平遥,有的单音节加不加“圪”词义差别很大:
圪夹:通奸。单说“夹”时意义普通话的“夹”差不多;
圪挪:病人或老人困难地挪动。单说“挪”则是一般意义的“挪动”;
圪丢:用手势或眼神暗示;单说“丢”则义为“丢失”;
圪游:遛达。单说“游”则义为“游玩”。

在山西太原,有的单音动词加“圪”后表示随便或不经意:

圪躺:略躺一下;
圪写:随便写写。

但是,在“蓝圪/格英英”、“白圪/格洞洞”这种类型的四字格中,“圪”字头进一步虚化成一个中嵌的构词成分。这种情况标志着“圪”字作为一个词缀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圪”字头的叫名实际上已不再适用于这种充当中缀的“圪”的情况了。

5.3 圪类词、圪头词的词例在晋语区很常见,而且数量众多,都是极常用的口语词和极具区域特点的方言特征词。

类似的变化至今未见发生于同样有众多切脚词的闽语区。

因此,“圪类词”和“圪”字头进一步语法化为词缀,这才是晋语和闽语在这个问题上的真正差别。

陆 分音词、圪类词与晋语分区

6.1 自从《中国语言地图集》(中国社会科学院、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 1987, 1989)以“山西省以及毗邻地区有入声的方言”这条区别性特征把晋语从官话方言中分离出来后,十多年来,关于晋语在整个汉语方言分区中应处于什么层次一直处于争论之中。同意这种分区的学者认为,晋语不论从语言特点还是人口数量、分布范围当然都可以成为一个与吴、闽、粤、客、赣、湘等方言并列的一级方言区,并不断为晋语寻找不同于其他官话方言、且为全国一级方言区的语言特点。在《晋语的分区》(侯精一 1989)一文中,晋语的共同点是五条:

- (1)入声多带有比较明显的喉塞音[ʔ]。
- (2)北京[ən:əŋ | in:iŋ | uən:uəŋ | yn:yŋ]四对韵母分别合并。
- (3)多数地区有词缀“圪”。
- (4)北京话的轻声“子”尾,晋语多数地区读成入声字。
- (5)除邯郸、安阳等地外,多数地区都有分音词。

在《晋语总论》(侯精一 1996)、《晋语研究十题》(侯精一 1998)、《论晋语的归属》(侯精一 1998)、《晋语“分立”与汉语方言分区问题》(温端政 2000)等文章中,晋语的主要特点大致是十项:

- | | |
|------------------------|------------------|
| (1)发音特点。 | (6)入声收喉塞尾及入舒同调型。 |
| (2)崇母平声字的擦音化。 | (7)文白异读。 |
| (3)古全浊声母今读塞音、塞擦音平声不送气。 | (8)有表音词缀“圪”。 |
| (4)蟹、止两摄部分合口字今白读[y]。 | (9)指示词三分。 |
| (5)鼻音韵尾的消失与合流。 | (10)分音词。 |

除了入声韵尾、词缀圪和分音词三条外,其余七条都与 1989 年提出的特点不同。

温端政先生(1996)主要论证了“晋语的入声音节两分”这一观点。所谓“入声音节两分”是指晋语的入声音节除了具有和其他方言的入声音节一样的构词能力外,晋语入声音节还有“一

组在构词上特别活跃的不表义的入声音节”。这些不表义的入声音节相当于本文所述的分音词前字(声母字)、圪类词的前字(原声母字)、圪字头再加上表贬义的“入”字头。这个讨论显然是想回答“为什么江淮官话也有入声但还是官话”这个诘难的。

对比所列晋语特点的“前五条”和“后十条”,再看温端政先生的“入声音节两分”,虽然讨论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有两点是共同的:一,都强调分音词、圪类词、圪字头和入声韵在构成晋语特点中的地位和作用。二,都是在共时平面上讨论方言特点,没有从历时演变的角度来探讨这些特点所属的年代层次。

6.2 不同意晋语成为一个一级方言区的学者在下列几个方面提出了不同意见。

丁邦新先生(1996, 1998)汉语方言分区的基本原则是“以汉语语音史为根据,用早期历史性的条件区别大方言;用晚期历史性的条件区别次方言;用现在平面性的条件区别小方言。”

这个原则的语言学背景是,传统的方言分区理论认为,方言都是从一个共同的祖语分化出来的,就各方言的总体面貌而言,越是早期的成分各方言越应相同,而相同的东西没有分区价值,因此,方言分区应该以各方言的“创新”成分来分区。换句话说,就是早期的条件不能用来分区(相同的成分分区无效用),只能用各方言后来发展的创新成分来分区。

汉语发展的历史文化背景显然有其独特性的一面。汉语分化成方言的过程至少已历时两千年。千百年来,汉语各方言在一个政治上和文化上都高度统一的国家,在一个以黄河、长江两大水系为中心的广袤空间里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影响,再加上以战乱、灾荒、屯垦、戍边为主要驱动因素的历代移民,汉语各方言间形成了极其错综复杂的演变关系。同时,汉语还有谐声字、从《诗经》以来的韵文材料以及从《切韵》以来留传至今的历代韵书,根据这些材料作出的研究已大致知道了从先秦两汉以来汉语语音史的基本情况。拿现代各方言的语音特点来和汉语语音史上各时期的语音特点比较,不但可以知道这些方言在汉语语音史上属于什么阶段,还可以根据各方言保留古代语音特征的程度来对这些方言进行分区。因此,用语音史上不同时间层次的语音条件来分区,不但能知道各方言在共时平面上的差别,还能据此大致确定各方言之间的亲疏远近关系。

上述两个方面就是可以用早期历史性条件来分大方言的理论基础和事实依据。

具体到晋语问题上,丁先生认为,从古全浊声母的演变规律来看,除了少数地方之外,晋语区大多数的方言与其他官话相同,而只凭保留入声一条把晋语从官话中分出去,理由不够坚强。同时,他认为把晋语从官话中分出去而江淮官话仍留在官话区似有自相矛盾之处。在丁先生所作的分区中,古全浊声母和入声虽然都是观察方言演变和比较方言异同的“普遍条件”,但入声不作为区分大方言的条件来用。

王福堂先生(1999)不同意把晋语从官话中分出来的主要理由是:第一,入声和阳声韵等语音条件都属晚期的历史性音变,构词法的特点则缺乏足够的重要性,以这些条件作为把晋语从官话方言中分离出来处理成独立的方言,说服力不够。第二,江淮方言也有入声却仍留在官话方言中,在分区原则上存在标准相同却处理不同的矛盾。

6.3 总的说来,正方是给入声加了地域限制后,主要是将其作为一项共时平面下的区别性特征来用的,追求的是分区条件的分区效用,至于方言特点则用“另书”的方式来表述。反方认为,用来分大方言区的条件应是早期的历史性条件,分出来的方言区应与特定的历史层次相关联,而且,分区条件同,分区结果也应相同。由于双方的分区原则和分区方法并不相同,所以,

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针锋相对,实际上并不能形成真正的交锋。^①

那么,按照分区条件应与语音史大致对应的观点,晋语究竟有没有可以独立成为一个大区的早期历史性条件呢?本文认为,如果不拘泥于古全浊声母演变这一条,至少可以根据三条重要的早期条件把晋语划成一个大方言区。第一条是本文所讨论的分音词,第二条是宕、江、曾、梗四摄阳声韵的白读音,第三条是古入声今仍读入声。下面简单的说一下理由。

先看分音词。分音词、圪类词和圪字词缀是晋语独立成区的充要条件。这有三个方面的理由。第一,分音词大量出现于秦汉文献,是早期汉语中一种常见的语言现象。到东汉末,分音词又被经师用来给汉字提示读音,这种用两个汉字来提示另一汉字读音的方法后来成为中国古代最常用的注音方法。这种情况不但证明了分音词的古老性,还证明了这种语言现象的重要性。第二,分音词、圪类词和圪字词缀在山西、陕西、河南、内蒙、河北各省区的晋语方言点普遍存在,对内有较强的一致性,对外有较高的排他性,属于方言分区中难得的语言条件。第三,在晋语区,这是一种系统性较高的语音-词汇-语法现象,涉及的词语数以百计,且都是最常用的口语词,并非少数特例。

再看宕、江、曾、梗四摄阳声韵的白读音。宕、江、曾、梗阳声韵的白读音读成口元音也是晋语独立成区的重要条件。宕、江、曾、梗四摄阳声韵字在晋语区各方言的白读音音层中都不同程度地读成口元音。根据罗常培(1933)、高田时雄(1988)等学者对一些敦煌文献中汉藏对音的研究,在中晚唐时期,西北地区一些方言的宕、江、曾、梗四摄阳声韵有读成阴声韵的现象。根据周祖谖先生(2000)的研究,《切韵》音系的一些阳声韵字从《诗经》到汉代经师的注文中都有一些读同舒声字,即有的字早在《切韵》出现之前就是没有鼻韵尾的。相信这是古代北方某些方言的一种语音特征。在现代晋语中,这种语音特点主要保存在白读层。一般而言,如果一个方言分文白读的话,文读音往往是外来的,是后起的语音层;白读音往往是本方言固有的,是早期的语音层。在判断方言归属时,如果是系统对应的文白异读,应以白读音为主要的判断依据。拿现代方言来和历史文献两相对照,敦煌文献中宕、江、曾、梗四摄阳声韵读成阴声韵的读音应该就是现代晋语中同一类字的白读音。于此可见这种读音的语音层次应不晚于中晚唐(文献记载往往晚于事实出现的实际时间)。因此,这既是一个早期的语音条件,也是晋语中一个不同于《切韵》音系的区域性语音特征。^②

第三个条件是保留入声韵尾。有入声韵是晋语独立成区的充分条件。我们认为,入声韵尾合并和入声韵尾消失根本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官话区的入声韵尾消失确实是比较晚近的变化,而保留入声韵尾则是保留了汉语最早、也是最重要的音韵构造特点之一。根据李方桂先生(1971)、丁邦新先生(1979, 1987, 1998)的研究,上古汉语音节的重要特点是有三种同部位辅音韵尾的“C+V+C₁(C₁=[-b -d -g])/C₂(C₂=[-p -t -k])/C₃(C₃=[-m -n -ŋ])”结构。

根据李荣先生(1985)的研究,“C₁”大约在西汉时就已消失了(也可能是变成了同部位的阴声韵尾)。现代汉语方言的音节结构是下列两种基本类型:

甲:(1):C+V (2):C+V+C₂ (3):C+V+C₃

^① 就《中国语言地图集》的汉语方言分区来说,总体上还是用古全浊声母和古入声的演变这两条标准。具体论述见《方言》1997年第4期张振兴先生《重读〈中国语言地图集〉》一文。

^② 晋语中,阳声韵脱落鼻韵尾的情况并不限于这四摄。详细讨论见王洪君先生《阳声韵在山西方言中的演变》(上,下)。

乙:(1):C+V (2):C+V+C₃

乙类显然是由甲类简化(C₂消失, C₃中的-m尾混入-n尾)而来。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在其他语音条件大致相当的情况下,保留入声韵的方言在汉语语音史上当然应属早期类型。

用这三个分区条件来重新观察晋语及其周边方言,正如王福堂先生(1999)所指出的,晋语区的范围应当适当扩大:除《中国语言地图集》中已划定的晋语区外,《中国语言地图集》中的中原官话汾河片(《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中划的山西方言南区,陈庆延(1989)所说的“河东方言”)也应划归晋语。汾河片除了分音词、圪类词和宕、江、曾、梗四摄的白读音与晋语区其他方言大致相同外,还有三条少见于其他官话方言的语音特点:

一、古全浊声母字,凡今读塞音和塞擦音的,不论平仄,在白读音中一般是读送气音;

二、见组声母在洪洞(乔全生 1999)、临汾等地(潘家懿 1990)读[t]声母;在万荣等地(吴建生 1997)读成[tʂ tʂ' ʂ ʂ']声母;

三、去声分阴阳。

首先,根据分音词、圪类词和宕、江、曾、梗的白读音,把汾河片划归晋语;然后,根据没有入声韵和古全浊声母的读音将其划成晋语区内的汾河片。其他语音特点则可用来划小片(参见王临惠 1999)。

6.4 就上述晋语分区来说,分区条件的独特性是会引起讨论的。由于用来分区的条件和其他学者用的不尽相同,因此,本文要适当讨论一下古全浊声母的演变规律和对应关系在汉语方言分区中的作用和局限。先看表一。

表一 古全浊声母在九种汉语方言中的读音类型

	方言 1	方言 2	方言 3	方言 4	方言 5	方言 6	方言 7	方言 8	方言 9
古全浊声母的今读音	类型 A	类型 B	类型 C		类型 D		类型 E		

类型 A:平声送气仄声不送气;

类型 B:平上送气去入不送气;

类型 C:不论平仄都读浊声母;

类型 D:不论平仄都读不送气清声母;

类型 E:不论平仄都读送气清声母。

表中古全浊声母的今读音有五种类型。把上表中的“方言 X”换成具体的方言点后,如果严格按照“古全浊声母的今读音类型”来分区,表中的九种方言应分成五个区:

第一区:北京;

第二区:广州;

第三区:双峰、苏州;

第四区:长沙、厦门;

第五区:南昌、梅县、洪洞。

上列五区中,除洪洞外,其他八个方言点都是大方言区核心区域的代表方言。客赣合并一直有人提,但如果把洪洞也放进来就不见得人人都同意。吴湘的一致性也有学者提及,但吴湘分立两区最重要的语音条件应该就是入声韵的有无了。至于把长沙和厦门合成一区,把湘语

南北两片分成两个区,可能不会有人同意。

于此可见,不宜过于强调某一条件在分区中的地位和作用,也不宜过于强调条件同分区必同。事实上,从全国汉语方言分布的大格局出发,根据具体的方言情况来确定合适的分区条件,在实际进行方言分区时同样是非常重要的。

综上所述,本文以上列九种方言来简单地做一次分区试验(由于洪洞位于晋语与中原官话的过渡地带,过渡性方言在全国一级分区中代表性不强,因此,下面的分区讨论中用太原来替换洪洞)。

分区应先确定合适的分区条件。根据本文的讨论,可以把“一、知组读如端组;二、分音词和切脚词”两项列为早于《切韵》的语音条件,把“三、古全浊声母的读音类型;四、入声韵”列为《切韵》时期的语音条件。分区时先看各方言与第一、二两项的关系,分出第一个层次;然后根据第三、四两项来确定各方言的分合。分区情况如表二。

表二 九种方言的全国分区

	北京	广州	双峰	苏州	长沙	厦门	南昌	梅县	太原
知组读如端组	-	-	+	-	-	+	-	-	-
分音词和切脚词	-	-	-	-	-	+	-	-	+
古全浊声母的今读音	清化,平声送气仄声不送气	清化,平上送气去入不送气	读不送气浊音		读不送气清音		读送气清音		清化,平声送气仄声不送气
入声韵	-	+	-	+	-	+	+	+	+

第一、二两项都是早期的独特性条件,可以根据这两项先把双峰、厦门、太原三地分出来;根据第三项,苏州、北京、广州、长沙应各为一类,梅县和南昌应合为一类;根据第四项,苏州和双峰、北京和太原、厦门和双峰均应分开;长沙和双峰可合并。综合上列四项,晋语应当划成全国一级大方言区,客赣则应合并。^①

柒 余论

7.1 晋语分音词和福州切脚词是一种比较古老的语言现象,但分音词和切脚词也确实是从一个声韵两分的单字音节分别加上附加声和附加韵而来,因此,这种语言现象实际上与古复辅音声母没什么关系。侬语是一种有复辅音声母的语言,侬语也有分音型的反切语。当一个侬语音节说成反切语时,如果是复辅音声母,则把复辅音声母作为一个整体来与韵母分开并与另外的韵母构成一个声母字,不是把复辅音声母分成两个辅音来组成两个声母字(王敬骝1983)。这是分音词、切脚词与古复辅音声母没有关系的最强有力的证据。于此可见,既不能用分音词来来证明古代有复辅音,也不能用它来证明古代没有复辅音。至于有人用晋语中的

① 可能会有人问这样的问题:如果在上面的分区中加进扬州话,又该如何处理?扬州话与第一、二两项无涉,因此,只看第三、四两项它与相关方言的关系。从第三项看,扬州与北京相同;从第四项看,扬州与苏州相同。这时有三种处理方式:一、扬州划归官话(重在全浊声母);二、扬州划归吴语(重在入声韵);三、扬州独立成区(过渡性方言可以独立)。三种处理方式各有利弊。

“圪”字头来构拟有语法功能的复辅音前缀(据沙加尔 2001 年 5 月在语言研究所的演讲),则实在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了。

7.2 桥本万太郎先生(1974, 1983, 1985)曾有一个著名的结论:北方汉语阿尔泰化。即认为北方汉语已经是一种语音和语法类型已阿尔泰化,词汇仍是汉语这样一种混合型语言。从古到今,晋语都位于汉语的西北角,直接与阿尔泰系语言接触。但从本文所列的四项语言特点来看,保留分音词和保留入声与闽语相同;古全浊声母和古知组声母的演变规律与西南官话、江淮官话同属一类。晋语与其他南方汉语方言在一系列重要的语言特点上的相同和相类说明,从南到北,从古到今,汉语的结构关系都是相当稳定的;各地的汉语方言中,许多重要的语音演变规律都有对应关系,可以互相解释和互相印证,这是汉语结构关系稳定的又一重要证据。因此,可以说汉语“南染吴越,北杂夷虏”(颜氏家训·音辞篇)，“阿尔泰化”的结论则基本不能成立。

7.3 本文表一是先给方言分类后再参照分类结果来分区。进行汉语方言分区常常讨论的一个问题是:方言分类和方言分区是不是一回事?方言分类与方言分区的根本差别在于,分类不必考虑方言的地理分布,只要确定了分类的条件,也就差不多确定了参与分类的事物的类别(参见朱德熙 1986)。因此,以“古浊声母的演变类型”为分类条件,洪洞、南昌、梅县应该就是一类。分区则必须考虑方言在地理分布上是不是具有连续性。仍以洪洞为例,如果洪洞不是客赣方言在晋语区的方言岛,即便分区条件同,也不能把洪洞划入客赣方言。但分类和分区也可以结合起来使用。比如,综合考虑语言特点、人口数量和分布面积,可以长江为界,把全国的汉语方言分成北方汉语和南方汉语两大类。在这种分类系统中,晋语属于北方汉语。方言比较和区域方言史研究的结果又证明,晋语在北方汉语中的历史层次是比较古老的,同时又有明显的地域特征,与闽语在南方汉语中的地位颇为相似。因此,大致可以这样说:在北方汉语中,晋语是南方的闽语;在南方汉语中,闽语是北方的晋语。这两种看去差别非常大的方言在方言区域类型上却又颇有相似之处。

附注:本文曾以“方言比较与区域方言史研究——以晋语分音词和福州切脚词为例”为题参加 2001 年 10 月在西安举行的全国汉语方言学术年会。发言后,魏钢强先生和刘伦鑫先生给我提供了江西汉语方言中的反切语词例,刘祥柏给我提供了安徽六安市丁集等地的反切语词例。一并致谢。

参考文献

- [1]包智明.从晋语分音词看介音的不对称性[A].中国语言学论丛[C].1997,(1):67-78.
- [2]曹广衢.布依语的反语[J].中国语文.1959,(3):39-40.
- [3]陈振寰、刘村汉.藤县倒语三种[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1986,(4):17-20.
- [4]丁邦新.评中国语言地图集[J].国际中国语言学评论.1996.Vol.1:89-92.
丁邦新语言学论文集[C].商务印书馆.1998.
- [5]傅定森.说文切音声训与切音读若[J].贵州文史丛刊1993,(6)
反切源于合音新证[J].贵州文史丛刊.1996,(2).又见语言文字学.1996,(6).
切语声训考[J].玉林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4).
- [6]高田时雄.敦煌资料による中国语史の研究[M].(日本)创文社.1988.
- [7]贺巍.获嘉方言的表音字词头[J].方言.1980,(1):53-63.

- 获嘉方言研究[M].商务印书馆.1989a.
- 获嘉方言表音字词表[J].语文研究.1989b,(3):1-10.
- 洛阳方言研究[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
- 洛阳方言词典[M].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
- [8]侯精一.内蒙古晋语记略[J].中国语文.1986a,(2):116-123.
- 晋语的分区(稿)[J].方言.1986b,(4):253-261.
- 晋语研究[M].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言语文化研究所.1989.
- 晋语总论[A].(陈庆延等主编)首届晋方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6.
- 现代晋语的研究[M].商务印书馆.1999.
- [9]侯精一、温端政.山西方言研究[M].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
- 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M].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3.
- [10]李 蓝.《切韵》以来汉语语音的演变趋势及其对汉字的影响[A].(赵丽明、黄国营主编)汉字的应用与传播[C].华语教学出版社.2000.
- 秘密语四种[J].待刊稿.2001a.
- 论反切秘密语在汉语史研究中的作用[J].待刊稿.2001b.
- [11]李 荣.音韵存稿[C].商务印书馆.1982.
- 读汉书东方朔传[A].语文论衡[C]:112-117.商务印书馆.1985.
- [12]李如龙.汉语方言的比较研究[M].商务印书馆.2001.
- [13]刘盼遂.六朝唐代反语考[A].文字音韵学论丛[C].北平人文书店.1935.
- [14]刘勋宁.再论汉语北方话的分区[J].中国语文.1995,(6):447-454.
- [15]刘育林.陕北方言略说[J].方言.1988,(4):257-269.
- [16]栗治国.伊盟方言的“分音词”[J].方言.1991,(3):206-210.
- [17]梁玉璋.福州方言的“切脚词”[J].方言.1982,(1):37-46.
- [18]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M].史语所单刊甲种之十二.1933.
- [19]马国凡、邢向东.内蒙古晋语析音词研究[J].内蒙古师大学报语言文学增刊.1992.
- [20]潘家懿.临汾方言志[M].语文出版社.1990.
- [21]桥本万太郎[日].The Altaicization of Northern Chinese. Ed. By J. McCoy & T[A]. Light .Festschrift for Professor Nicholas C. Bodman. [C].1974. 汉译名称为“北方汉语的结构发展”(余志鸿译),语文研究.1983,(1):88-99.
- 语言地理类型学(余志鸿译)[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 [22]乔全生.洪洞方言研究[M].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
- 晋方言语法研究[M].商务印书馆.2000.
- [23]沈慧云.北京话中原“不表义入声音节”构成的词语研究[J].语文研究.1997,(3):34-39.
- [24]王福堂.汉语方言语音的演变和层次[M].语文出版社.1999.
- [25]王洪君.阳声韵在山西方言中的演变(上,下)[J].语文研究.1991,(4).1992,(1).
- 汉语常用的两种语音构词法[J].语言研究.(1):65-78.
- 汉语非线性音系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 [26]王敬骝.侏语的反语[A].民族调查研究[C].1983,(1):256-263.

- [27]王临惠.试论晋南方言中的几种文白异读现象[J].语文研究.1999,(2):49-53.
- [28]王 森.荥阳(广武)方言的分音词和合音词[J].语言研究.1994,(1):160-165.
- [29]王 瑛.宋元明市语略论[J].语言研究.1995,(1):1-6.
- [30]温端政.晋语区的形成和晋语入声的特点[A].(陈庆延等主编)首届晋方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6.
- 晋语“分立”与汉语方言分区问题[J].语文研究.2000,(1):1-12.
- [31]吴建生.万荣方言词典[M].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
- [32]忻州方言编写组.忻州方言“圪”头词语汇释[J].语文研究.1989,(2、3、4).1990,(4).1991,(1、2).
- [33]邢向东.书面语中记载的“分音词”[J].语文研究.1992,(4):39-40.
- [34]邢向东、张永胜.内蒙古西部方言语法研究[M].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
- [35]徐通锵.山西平定方言的“儿化”和晋中的所谓“嵌l”词[J].中国语文.1981,(6):408-415.
- [36]张 崇.“嵌l”词探源[J].中国语文.1993,(3):217-222.
- [37]赵元任.反切语八种[J].史语所集刊.1930.二本第三分:312-354.
- [38]张振兴.重读《中国语言地图集》[J].方言.1997,(4):241-248.
- [39]赵秉璇.晋中话“嵌l”词汇释[J].中国语文.1979,(6):455-458.
- 太原方言里的反语骈词[J].语文研究.1984,(1):58-61.
- [40]周长楫、欧阳忆耘.厦门方言研究[M].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
- [41]周祖谟.汉代的方音[A].文字音韵训诂论集[C].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 [42]朱德熙.在中国语言和方言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J].中国语文.1986,(4):245-252.

Dialectal Comparison, History of Dialectal Areas and Dialectal Division: A Case Study of *fenyinci* in Jin Dialects and *qiejiaoci* in Min Dialects

Li Lan

Abstract The Jin dialect spreads over the inner land of northeast and northwest China, whereas the Min dialect is located in the southeast coastal area.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are just as great as their physical locations. However, genealogically, the *fenyinci* of Jin and the *qiejiaoci* of Min are both originated from the Pre-Qin *fanyu*. All mean an initial-final separation of a syllable. It is shown that the two, though appearing so different, are typologically rather similar. It is also argued that the Jin dialect deserves a first-level status of national dialectal division as that of dialects like the Wu dialect or Yue dialect.

Key words dialectal comparison, history of dialectal areas, dialectal division, *fenyinci* of Jin dialects, *geleici* of Jin dialects, *qiejiaoci* of Min dialects.

(本文责任编辑 张振兴)